

救荒備覽附錄



救
荒
備

覽
附錄
勞
潼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救荒備覽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救荒備覽序

乾隆戊戌歲。吾粵大饑。潼居佛山鎮。曾隨諸鄉先生後。稟憲捐發。賑濟鄉人。襄事之下。因考古事。得蔣魏王三家之書。有裨於荒政者。鈔集成編。時以見聞寡陋。閱書不多。恐法有未備。未敢刊布。既而丙午歲復饑。仍稟憲僉捐賑濟。至丁未復大饑。僉賑之舉。難以復行。潼與鄉縉紳數輩。聯懇大憲。準於佛山閭鎮鋪店租銀。每兩科收五分。共得數千餘兩。募人帶往楚南粵西買穀。回鄉平糶。因恨鄉中先事無預備之策。至臨時周章補救。所裨無幾。遂欲刊布。是編。獻其一得之愚。以備當世採擇。既而從舊書鋪購得欽定康濟錄。莊誦數次。仰見聖天子覆冒萬方。軫念民瘼至意。先事網繆。臨事補救。既事善後。無所不用其極。潼所葺是編。不及此書百分之一。且其要處。如林次崖。魏冰叔諸策。此書已具。不覺爽然自失。用是不敢付梓。今年春大旱。夏大水。田禾未熟。識者憂之。友人馮子世則。過予書齋。偶見是編。謂可以觸發人善心。設法雖不如康濟錄之盡善。然康濟錄乃爲朝廷及有位者言之。是編乃兼及士庶之微。使有心者。得以人自盡於世。未爲無補。勸予亟付之梓。予亦念生平久處困約。徒有濟人之心。而無濟人之力。居鄉數次救饑。不過因人成事。究無大補於時。深以自愧。而偶值災祲。鄉里之中。鳩形鵠面。所在多有。又未免爲之惻然。且康濟錄。粵中書賈少有人罕得見。用是思刻是編。藉以補救於萬一。倘有力之家。得寓目焉。未必無觸於厥心。鄉里鄉黨。或有賴也。不亦萬一之幸乎。若大入君子。俯恤災黎。欲起溝中之瘠而衽席之則。

救荒備覽總目

卷之一

錄王汝南賑恤纂要

卷之二

摘錄蔣伊臣鑒錄在官事實六十條

卷之三

摘錄蔣伊臣鑒錄士庶事實二十八條

摘錄蔣伊臣鑒錄格言二十五條

卷之四

錄魏禧救荒策

先事之策八

當事之策二十有八

事後之策三

附錄一

救荒備覽 總目

救荒備覽 總目

湯潛菴先生歲饑賑濟鄰朋論

附錄二

救荒本草

救荒備覽卷之一

南海勞 灌潤之撰

錄王汝南賑恤纂要

天災流行聖世不免是以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貸民糴食也二曰薄征輕其租稅也三曰緩刑歲凶犯法者多故輕之四曰弛力民饑場役者少故息之五曰舍禁舍山澤之禁與民同利也六曰去幾去門閭之讎使民轉移也七曰省禮吉禮之中減其禮數也八曰殺哀凶禮之中殺其禮數也九曰蕃樂附藏樂器而不作也十曰多昏婚姻殺禮使男女及時也十一曰索鬼神荒年災禍易起搜索鬼神而祠祀之以祈民休也十二曰除盜賊荒年剽竊者多除之以去民害也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以治荒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尙無功之功皆以未災而兢兢也故春官歲獻民穀之數通制三十年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遺餽也掌餽遺之人也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主藏米穀者稽民食食不能人二鬴鬴與釜同六斗四升也每人一月食四鬴則年之上三鬴則年之中二鬴則年之下也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法如其詳是以三代以上有荒政而無荒民也至後王政既衰所謂九年之制已自敗壞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國如秦饑乞糴於晉魯饑乞糴於齊是也卽管子治齊亦不遑君民互相攘奪收其

權於上。雖曰富霸一時。舉周官荒政一變而爲斂散輕重之權。豈復有及民之意哉。至漢文帝始念餓寡孤獨窮困之人。議賑貸之。於是賜帛粟有差。武帝元鼎中。冬大雨雪。夏大水。關東饑死者以千數。因遣博士分循諭告吏民有賑救饑民。免于一屋者。具舉以聞。已而河內貧民。傷水旱者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倉粟賑貸之。歸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昭帝遇荒歲。則賑貸貧民之無種食者。宣帝歲不登。則令大官損膳。樂府減樂。又令租穀入關者。毋得用傳。元帝於郡國被災甚者。詔令毋出租賦。陂湖園池屬少府者。則以假貧民勿租賦。關東大水。饑人相食。則轉旁郡錢穀以相救。成帝鴻嘉四年。哀民流離。因下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迄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助朕憂之。今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資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民流亡。遣使捕之。民捕詣吏。以石叩受錢。疾疫者置空邸第舍之。爲置醫藥。死者賜葬錢。民猶思仁也。至王莽時。常苦枯旱。不思賑濟。但分遣大夫謁者。教民養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雖名置養贍官以廩之。而吏盜其廩。饑死者十七八。莽恥爲政所致。每下詔飭之曰。百姓流離。予甚悼之。今害氣將究矣。究終也。言害氣將終。不久復和也。歲爲此言。言未竟而國亡矣。

後漢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惻然愍之。其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

貧不能自存者。如律廩給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明帝永平中。亦詔繆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和帝永元中。詔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民。采捕不收其稅。又屢詔有司。務擇良吏。猶仁政之餘也。而有司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詐起。民不重困乎。安帝永初中。連年水旱災傷。郡國饑困。樊華上疏。言調和陰陽。實在儉節。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贍也。宜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畱富人。守其舊土。徙尤貧者。庇以衣食。誠父母之計也。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卽擢準使冀州。準到部。開倉廩給之。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獻帝興平中。三輔大旱。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帝因出太倉米。豆。命有司作糜食饑人。旣而疑其虛。乃親於御座試之。乃知非實。因痛懲有司。民得全濟。政在實行。不其然乎。此則實行者矣。

晉至惠帝。政教陵夷。喪亂彌甚。北魏永興中。頻年水旱。詔簡宮人。出賜繆民。文帝太和中。大旱。公私闕乏。詔聽民就豐。道路給糧廩。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隋文帝開皇時。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等州。又大水。百姓饑饉。文帝乃分道開倉賑給。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又買牛。鹽六千餘。通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視民食。豆屑雜糠。爲流涕。不忍御酒。殆將一期。三君雖曰小補。猶不失君人之意。及煬帝嗣位。則巡幸無度。百姓廢業。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坐視民困。轉俟唐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而蘇息百姓。何愚而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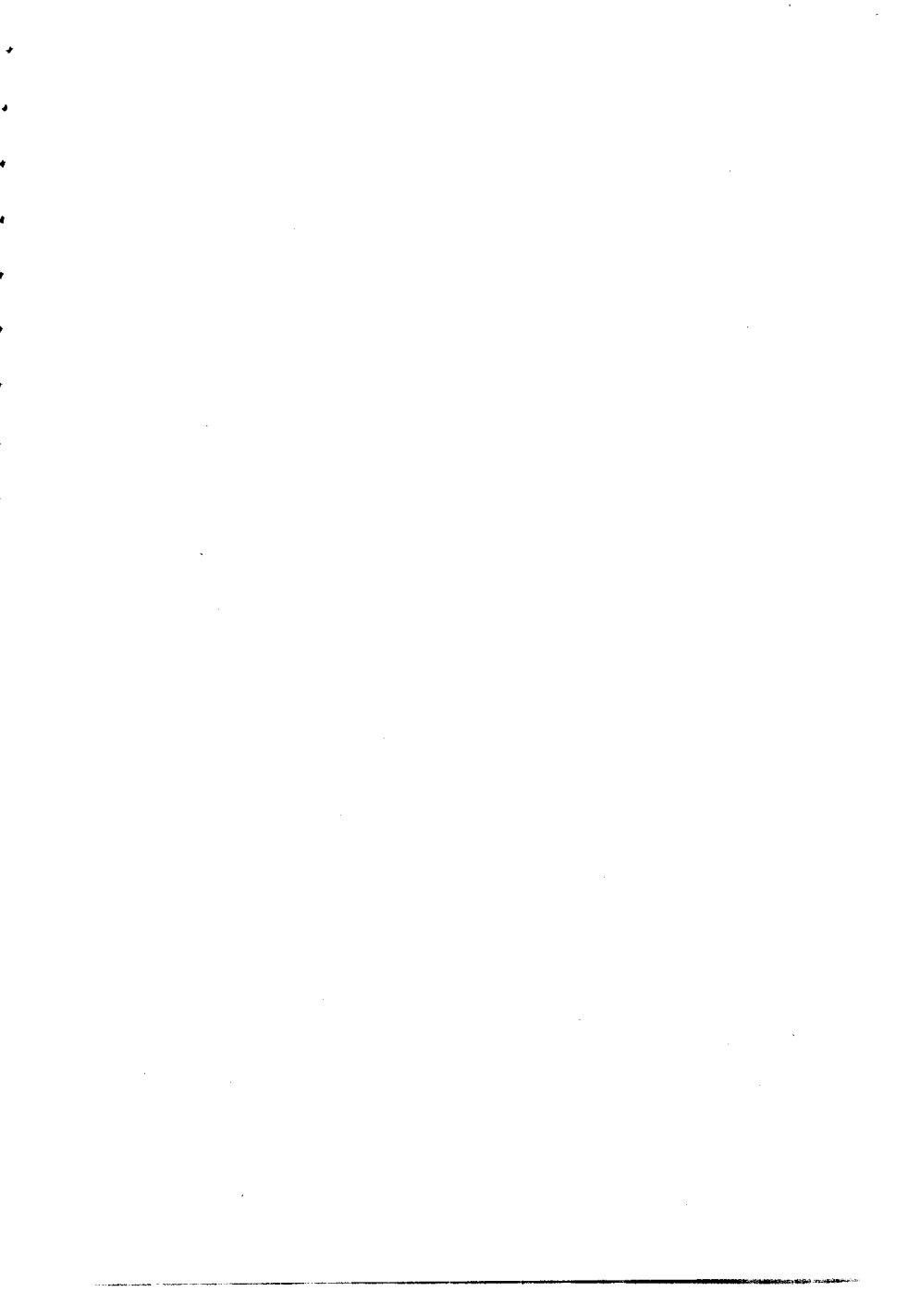
唐太宗貞觀初。畿內蝗。上憂悲。掇數枚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恐致疾。上祝曰。民以穀爲命。而汝必食之。毋寧食我之肺腸。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爲。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豈非德勝耶。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內府金寶贖還之。與膜視者異矣。中宗景雲中。關中大饑。米斗百錢。羣臣請幸東都。以便糴。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還。使巫覡以東行不利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耶。乃止。元宗開元中。立賑饑法。制曰。饑饉必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探訪使。給訖奏聞。代宗時。關輔旱。鹽鐵使裴諝入計。帝問權醢。歲入幾何。諝久不對。帝怪之。諝曰。臣自河東來。穀菽未種。民人愁歎。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敢即對。上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德宗貞元時。兵民皆瘦黑。及麥熟。人有醉者。人以爲瑞。八年。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甚少。議恤恐生奸欺。贄曰。流俗多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有。上曰。淮西貢賦旣闕。不必遣也。贄復奏曰。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不共。皆教化未至。今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編氓豈任其咎。遂令施惠不均。恐未爲允也。臣盡言若此。君耳可充哉。僖宗乾符中。關東旱饑。翰林盧攜請發義倉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行。是上之命不能奪下之主持也。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寧責其必償耶。蓋聞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爲定式也。所謂田賦者。旣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

也。既無遺懸，則何有於蠲貸？雖亦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秦漢以下，賦稅之額始定，後世遂立經常，而升合不可懸欠也。於是征斂之名始多，而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下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故蠲貸之令愈多。然蠲貸本恤貧，而桀黠頑獷之徒，至有故違常賦，以待蠲，而以為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唐自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惟後周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又命刻木為耕夫、織女，置諸庭，畱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南面，指揮而四方賓服也。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諸州歲歉，則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糴，或貸之，或賑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以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凡寬恤之政，無所不行。建隆三年，戶部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餘萬，宜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又詔州縣歲收二稅，每石別貯一斗，以備凶歉，德意深厚矣。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真宗繼之，益務養民之政。于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于顏色，惻怛哀矜，形于詔旨。神宗即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薦臻，命糴倉米以賑民，仍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豐熟州郡存活。司馬光以為有損無益，因疏言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里，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以豐稔

之歲。粒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靡散。不得不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儉安。姑爲苟計。是以稍遇水旱蟲螟。則餽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兼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與不急之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縛手計窮。則不免四方之志。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至之處。復無所依。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必使民安其土。而樂其業也。爲此之要。在于得人。誠擇一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人察災傷。那融解。斗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爲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俟豐熟。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百姓爭務蓄積。夫如是。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豈肯復爲流民哉。旣而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矣。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矣。

高宗南渡。民從者衆。旣爲衣食賑其饑寒。又爲醫藥救其疾病。斃於道路者。復埋瘞之。紹興以來。歲有小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糴。或貸。如恐不及。何莫非善政也。然當艱難之際。兵食爲急。儲蓄有限。而賑給無窮。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濟糴者。賞各有差。十年。以通判陳正同賑濟有方。深山窮谷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孝宗隆興中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

十萬兩。變糴以濟民。寧宗慶元中。轉運沈誥言。米價翔踊。凡商販之家。盡令出。而告藏之令設矣。度宗咸淳中。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貴。減價出糴。御史趙順孫上言。今日急務。莫過于平糴。今粒食翔踊。實出富家大姓。所至閉糴。所以糴價愈高也。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課官吏。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無侵泰越肥瘠之視。則糴價無不平矣。嗟。斂散輕重之權。豈善政哉。至後世。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奸民禍害。急迫之政。一切舉行。五代至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矣。蓋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如移民移粟。孟子特指爲苟且之政。而漢武詔水潦移於江南。唐自高祖至明皇。荒年則幸東都。不獨移民就粟。且有逐糧天子之語。是孟子所謂苟且之政。後世已謂之善政矣。如李愷之平糴法。雖非先王之政。然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餼。此猶思其次之良規也。使平糴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自各安其居。而無流散之患。又何至于移民移粟哉。若設糜粥。又策之下者。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愷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歸移。又其次也。咸無爲至設糜粥。最下者也。大抵天下可行之法。古人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則爲民造福矣。



救荒備覽卷之二

摘錄蔣伊臣鑒錄在官事實六十條

周魏文侯使李悝爲上池守。悝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強。又以糴甚貴則傷民。甚賤則傷農。善平糴者。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而舍一。下熟糴一而舍一。小饑則發下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斂。民皆仰給焉。

漢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代田。一畝三畝。歲代其處。故曰代田。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按牛耕始於此。

武帝時汲黯爲謁者。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黯矯制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

宣帝時歲豐。穰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夫失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宏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奏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賜昌關內侯。按此法無歲不糴。無歲不糴。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糴也。蘇軾云。臣在浙中遇荒。只出糴常平倉米。更不施行餘策。蓋抄割饑貧。

所費浩大。有出無收。且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依常平斛斗出糴。不勞抄割。但得數萬石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吁。有司者委任得人。實實舉而措之可也。

伏湛爲平原守。四方兵起。歲大祲。湛謂妻子曰。天下皆饑。何忍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遠客來依。至百餘家。後官至。司徒封侯。子隆爲光祿勳。翁嗣爵。曾孫無忌爲侍中。元孫寶爲大司農。

梁商常以多財爲子孫累。所得俸錢及兩宮賞賜。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致米及錢於四城門外。賙濟貧民。不告以姓名。

晉杜預。因大水螟上言。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救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四萬五千餘頭。可給使民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

唐劉晏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嘗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日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應。蠲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卽奏行應民之急。不待其困斃流亡餓殍。然後賑之。由是民得安業。戶口蕃息。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蕭復爲太子僕射。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騰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行賑。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使

弟絃致辭。若以別業見贈。當處足下於要地。復對曰。僕以家貧鬻業。將拯濟孀幼耳。倘以易美職於身。令無靠之人凍餒。非鄙夫之心也。

五代陽夢炎。在澧陽置生老病死苦莊。專濟生而無依者。老而無子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苦而無告者。夢炎後移節常武。創無恩庫。民皆德之。

宋富弼字彥國。爲樞密副使。除知鄆州。繼知青州。時大水。饑民就食者不可勝數。弼乃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廬已以情勸民得粟十餘萬斛。以官廩貯之。又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山林河泊之利。可取爲民生計者。任流民取之無禁。官吏皆書其勞。使他日得論績受賞。五日輒以酒食款勞之。出於至誠。人皆盡力。流民病者濟以藥餌。死者爲大家收葬。謂之叢冢。更爲文祭之。饑民從者如歸市。且募爲兵者萬計。或謂弼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弼曰。吾豈惜以一身。易此五六十萬人之命哉。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給糧。而歸。感德之聲。轟然載道。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中。蒸爲疾疫。或待哺數月不得一粥。因而仆者多矣。名爲救之。而實害之。惟弼此法。簡便周悉。仁宗遣使勞弼。拜禮部侍郎不受。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後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鄭國公。年八十餘卒。富弼自樞密使被謗。出知青州。會河北凶歲。流人就食者衆。弼勸民出粟賑之。或曰。此非弭謗自全計也。弼曰。能全活數萬人。不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哉。從朝廷乞斛斗濟民。作書與執政曰。伏念人生好事。難得入手。今方遇之。幸樂成此志也。